

第一章 重獲新生心頭疑惑

裴玉嬌自從醒來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。

望春院裏，好幾撥人來來去去，或是擔憂，或是看熱鬧，但對府中大多數人來說，此事無關痛癢，因誰都知道東平侯府的嫡長孫女是個癡兒，生來愚鈍，不像別的孩子三、四歲懂禮，七、八歲能識文斷字。裴玉嬌長到九歲才知事，如今年方十五，雖生得樣貌不俗，奈何一無所長，外頭眾人當面不說，背後只道裴家造孽。所以這樣一個傻子，便是摔一跤，再傻一些好像也沒什麼。

那些人不在乎，但她身邊的奴婢們可是心急火燎。

竹苓一連幾針戳到手指，長長歎口氣，把鞋底放下，用玉鉤掛起繡有芙蓉花的杏色帳幔，偷偷瞧了裴玉嬌一眼。

粉妝玉琢似的小姑娘兀自坐著，錦被拉到腰間，上半身斜靠在迎枕上，一雙墨玉般的眼睛滿是茫然之色。

竹苓眼睛一紅，她八歲就跟在姑娘身邊，姑娘天真、可愛又大方，府裏的奴婢都說，跟在大姑娘身邊是種福氣。原先姑娘傻歸傻，還知道認人，見著她就露出兩個小酒窩，甜得好似蜜，但現在……

真要完全沒了心眼，如何能嫁人？

「姑娘。」竹苓嘗試著叫她一聲，「老夫人知道姑娘不說話，急得連午飯都沒有吃。她老人家素來疼您，現又染了風寒，受不得難過，您可得快些好起來啊！」聽到聲音，裴玉嬌的眼睛突然動了動，目光落在竹苓臉上。

其實這半天對她來說，何嘗不是煎熬。

她本是楚王妃，受皇后相邀，去宮中賞花，誰料她被毒蛇咬中腳踝，太醫束手無策，楚王又不在身邊，時間越長，身子越不聽使喚，她以為自己必死無疑。

可不知怎麼回事，睜開眼就回到了十五歲，只見屋裏的人與擺設，全是幾年前的模樣，她駭得說不出話，恍惚了好一會兒。

她伸出手拉住竹苓的袖子問：「竹苓，人死了還能活嗎？」

聲音仍是甜甜的，如糯米一樣軟，只是竹苓沒想到她第一句竟是問這個，搖頭道：

「這、這怎麼可能呢，除非是……活佛？」

竹苓也才十三歲，哪裏會回答這些。

「活佛？」裴玉嬌想起在廟裏見過的金身大佛，心中滿是疑惑，「我不是佛，我也破了戒條的……」

祖母信奉神佛，過去常帶她去廟裏，祈望她能頭腦清明，曾提過佛教五戒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淫邪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

她喝過酒，還在祖母聽經的時候，偷偷把藏在袖子裏的肉乾拿出來吃。如此，自己怎麼還能重活一次呢？

裴玉嬌難以理解，想了許久，腦袋隱隱作痛，便不想了，跟竹苓道：「我去看看祖母。」說完便掀開被子起來。

竹苓忙道：「姑娘要是不舒服便不用去了，奴婢怕您吹著風，老夫人那裏大可以使人去說一聲。」

「不，我要去。」裴玉嬌心想，腦袋疼也要去，母親體弱，懷上妹妹裴玉英後，祖母怕母親勞累，親自照看她，可以說，她是祖母帶大的。後來母親去世，父親不曾續弦，她與祖母更常在一起，感情非同小可。

竹苓見她堅持，只得聽從。

澤蘭看裴玉嬌恢復如初也頗高興，拿來衣裙，挑眉道：「姑娘好了是該去見見老夫人呢，也好讓老夫人評個理兒，無緣無故的，三姑娘為何非得推您。」

大房有裴玉嬌、裴玉英兩姊妹，這三姑娘裴玉畫乃是二房的獨女。

竹苓訝然，輕聲問：「真的是她推的？」又懊惱道：「奴婢晚來一會兒就出了這等事……不過三姑娘雖然有些任性，卻未必會如此，是不是別家姑娘……」

昨日是國舅爺六十壽誕，眾家去賀壽，裴家也不例外，那麼多人，誰暗中出手很難說。

澤蘭一口咬定，「除了她還有誰？我親眼瞧見的，必是因姑娘那回不小心摔了她的手環，她才伺機報復！她當時就在旁邊。」

兩人說話間，裴玉嬌已抬腳走出門。

竹苓忙撐了把油紙傘在前面擋風。

一行三人往上房而去。

及至上房，守門的婆子見到大姑娘安然無恙，一溜煙的去給侯爺夫人稟告。

屋內，二夫人馬氏、二姑娘裴玉英、三姑娘裴玉畫都在。她們陪著侯爺夫人，生怕她為裴玉嬌受傷的事太過傷心。

這馬氏乃裴玉嬌的二孀，生了張和善的圓臉，杏眼瓊鼻，要說也算得上是個清秀美人，只是每日操勞事情，已生了些皺紋出來。

她端端正正地坐著，安慰完侯爺夫人，講些別的事情轉移侯爺夫人的注意力，「莊上昨日送來幾十筐雪梨，分發出去後還餘下許多，兒媳瞧著，是不是給周家送些？周夫人愛吃。」

裴家當年跟著太祖皇帝打江山，受封侯爵之日，同時也得了大量土地，京都城外的雲縣便有處大莊子，連著兩個山頭，全都長滿了野果樹，每年光是熟透了落下來，都不知道浪費多少，直到前幾年才拿去做果脯，而後又問皇家要來好的種子，種在山上，如今開花結果，自家享用，才知道便利。

至於周家乃曹國公府，兩家素有交往。

侯爺夫人點點頭，「妳做主吧。」語氣淡淡的，是因她還有件心事。大兒子裴臻遠在大同與外夷交戰，數月不曾傳捷報，生死未知。

此時丫鬟來報，說裴玉嬌前來。

侯爺夫人欣喜萬分，從床上抬起身子往門口望。

藏青色的棉簾被撩開，只見一個身材高挑的姑娘踩著蓮步快速走進來。她身上穿著件淺紅色的荷花短襖、一條蜜合色繡小團花的棉裙，腰間掛胖魚碧玉墜，眉目如畫，未語先笑，如同秋日裏從天上照下來的一縷暖陽，眾人都忍不住往她臉上瞧。

裴玉嬌走到侯爺夫人床前，也不請安，一頭撲入她懷裏。

侯爺夫人已年過半百，身段很是豐盈，穿著厚厚的棉襖，裴玉嬌兩隻手都圍不住她的腰身，可這感覺那樣熟悉，讓她依戀。

侯爺夫人開懷大笑，「是好了，妳們看看，跟平常一樣，嬌兒啊，一直都是孩子。」

她摸摸裴玉嬌的臉，「還疼嗎？怎麼就來了，這麼冷的天，小心著涼。」

裴玉嬌抬起頭，臉上已掛著淚，「就想看到祖母，管什麼冷不冷呢。」她低頭又在侯爺夫人懷裏蹭了蹭。

「這孩子，都多大了，而且我這一身老人味，妳聞著不吐？」侯爺夫人慈祥的笑，又自嘲，「我自己都嫌難聞。」

「不難聞啊，祖母愛乾淨，都是香胰子味。」裴玉嬌喜歡祖母，真要有，她也不嫌棄的。

侯爺夫人聽著高興，輕拍她的背，「教了多少回了，坐要有坐相。」

裴玉嬌乖乖點頭，坐在床邊，兩隻手放在膝頭，一臉順從的模樣，瞧著倒像是侯爺夫人養的狗兒。

裴玉畫嗤嗤笑出聲。這樣的人竟然是他們侯府的嫡長孫女，說出去都丟人！

馬氏警告的看了她一眼。

眼見裴玉畫滿臉嘲笑的意味，裴玉英眉頭微皺，起身過來坐於裴玉嬌身邊，「妳一直不說話，我之前也不好問妳，妳這次摔那麼重，可是誰推的妳？」又與侯爺夫人稟告，「我過來前撞到亂嚼舌頭的婆子，已使人罰了，還請祖母恕罪。」

因裴玉嬌那一跤不偏不倚正巧摔在沈家公子沈夢容面前，有些壞心眼的竟說裴玉嬌看著傻，卻也知道勾引男人。

這話惹得裴玉英大怒，她跟裴玉嬌雖是同胞姊妹，卻是個果斷潑辣的，做事從不手軟，把身邊的人整治得服服帖帖。

侯爺夫人看一眼馬氏，「是該打，妳等會兒查查是哪個起了頭，嚴懲了發賣出去！」

她伸手捏捏眉心，也問裴玉嬌，「嬌兒，到底是怎麼摔的？」實在太巧了，她不得不起疑心。

說起這事兒，裴玉畫忙收斂臉上笑意，撇清道：「我也不曾看見，許是路滑吧，前幾日才下過雨。」

眾人神情各異。

裴玉嬌想起上輩子也是一樣的情況，都等著她來說明緣由。

然而她雖然笨，卻也知道這次摔在沈夢容面前，丟盡了臉面，可那天姑娘多，不知道是誰動手，她只感覺有人推了她，又有澤蘭指認，自然相信是三妹所為。

結果祖母動怒，罰了三妹，三妹不甘心被冤枉，在池塘邊抓住她說理。

二妹為了護她，不慎掉入湖中，寒冬臘月，被冷水傷了身體，一開始沒發現，後來嫁人才知孩子難以懷上，二妹自此與三妹結了仇，不死不休。

而這些，皆是因她今日的一句話。

難怪當初她嫁給司徒修，他告誡她，小心禍從口出。

想了會兒，裴玉嬌輕聲道：「其實是沈公子突然出來，我被嚇到了，踩著青苔才摔的，不是誰推我，祖母……」她搖一搖侯爺夫人的袖子，「叫您擔心了，我沒

個事兒能做好的，走路也這樣。」

侯爺夫人歎口氣，「我只怕妳摔傷，別的有什麼，我一把年紀了，還識不清人？」單純如裴玉嬌，胸無城府，豈會勾引人。她都說了許是意外，若不是，這孩子肯定藏不住話。只是她們會遇見沈夢容……

侯爺夫人看向馬氏，「雖說男兒如家中大梁，女兒卻也疏忽不得。」

馬氏連忙答應一聲。

裴玉畫聽出責備之意，心裏惴惴。當時她與陳家姑娘在一塊，陳家家教不嚴，姑娘們浮浪，慫恿她一起去偷看沈夢容，她也跟著心猿意馬起來。

那時十來人躲在假山後面，誰也不曾注意誰，光顧著看人，結果就出了這種事。

幸好裴玉嬌沒有誣賴她，不然跳到黃河都洗不清。她不由得朝裴玉嬌笑了笑。

三妹妹雖說平日裏與她不和，但還不至於成仇，裴玉嬌解決了一樁大事，緊繃的身體鬆弛下來，慢慢吐出一口氣。

又聊了一會兒，馬氏才帶著女兒告退。

馬氏一回去就把裴玉畫叫到房裏耳提面命，「光顧著玉嬌的事情，我竟忘了妳。這次妳祖母念妳年紀小，沒怎麼責罰，回頭給我抄五十遍《女誡》！」

裴玉畫嬌嗔道：「娘啊，您想累死我，這麼冷的天，我的手要生凍瘡的。」

馬氏冷著臉。她因只有一個女兒，如珠如寶般的養著，從不願呵斥，可裴玉畫實在不像話，竟跟那癡兒一樣，與那些姑娘去偷看男兒，成何體統！

她眯起眼睛，叫人去拿戒尺。

裴玉畫連忙求饒，「娘，我寫就是了，您別動怒，我一定好好寫！」

看她乖巧的樣子，馬氏才作罷。不過這沈夢容出自名門世家，才貌雙全，女兒的好奇情有可原，日後若有緣結成親家，不知會惹多少夫人羨慕。

只是……裴玉嬌眼瞅著要十六了，尚無人來提親，高的門戶不屑，低的門戶要臉面，怕別人說賣子求榮，娶個傻媳婦，可她是府裏的嫡長女，不嫁出去，底下的姑娘如何是好？豈不都要被她耽誤了。

馬氏捏了捏手帕。無論如何，她都得想法子將裴玉嬌嫁出去！

上房裏，眾人都走了，裴玉嬌還在侯爺夫人身邊，央著要留在這兒睡。

侯爺裴孟堅才來，見到大孫女兒好了，高興是高興，可也就這樣。男人不像女人那麼注重感情，裴孟堅多數的精力都擺在兒子、孫子身上，這才是家裏的根基。

裴玉嬌行禮笑道：「祖父，我今兒要陪祖母睡。」

裴孟堅哈哈一笑，「這是要把祖父往外趕呀！」

「別聽她胡說。」侯爺夫人揉揉裴玉嬌的腦袋，「我還在生病，妳又是才傷著的，最容易過了病氣，快些回去。」她看一眼竹苓跟澤蘭，訓斥道：「妳們沒看好嬌兒，扣半年月例，再有下回，也別留在侯府了！」

兩人嚇得連忙跪下來認錯。

侯爺夫人又叮囑裴玉嬌，「這兩日還是歇著，莫再來，大夫提到的膳食，廚房都

照著做，妳乖乖吃掉。」

裴玉嬌見不能留了，只得應一聲告辭。

走出上房院門，澤蘭膽子又大了，還在惦念那事兒，輕聲抱怨道：「姑娘怎麼能說是自己摔的呢，明明是三姑娘推的，姑娘是不是害怕？可有老夫人撐腰，姑娘在這府裏，誰敢欺負您。如今倒白白給人推一跤……」

裴玉嬌見她口若懸河，微微歪著頭看她。

她不明白澤蘭為什麼一定要跟裴玉畫作對。雖然裴玉畫總嘲笑她傻，但那也是為了侯府的面子，裴玉畫的心其實沒那麼壞。她知道以後的事情，更相信這一點，那麼，澤蘭這樣到底是為什麼呢？

想起上輩子澤蘭在王府犯了錯，被司徒修命人用鞭子狠狠抽了幾十下，趕出王府，當時她也是一腦袋漿糊，不知道澤蘭做錯了什麼。

可司徒修說，她的人她管不好，他來替她管。

微微捏緊拳頭，裴玉嬌道：「不是三妹推我的。」

澤蘭訝然，對上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有點心虛，囁嚅道：「奴婢、奴婢瞧見的……」

「大家都擠在一處，妳定是瞧錯了。三妹沒推我，應是別人或是意外。」裴玉嬌略挺起腰。教訓下人得有些氣勢，她一直不曾如此，可現在重活一遍，什麼都得試試。她把下巴也揚了起來，「妳以後莫要再騙我，不然我就告訴祖母。」

澤蘭驚得臉色發白，記憶裏，裴玉嬌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，所以她在她手下當差最是舒服，可現在她竟然會訓斥自己了！她咬住嘴唇道：「是，奴婢省得了。」

她確實沒瞧見是誰推的，心思全在沈夢容身上，至於為何要誣賴裴玉畫，是因她有日空閒，學著姑娘們在園子裏撲蝶玩，結果撞到裴玉畫，被裴玉畫狠狠搨了兩個耳光，羞辱她沒有自知之明，今兒這仇卻沒有報成！

看澤蘭認錯，裴玉嬌頗是欣慰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澤蘭陪著她好些年，她也不希望她最後落到上輩子那樣的結局。只是腦筋費得多了，頭又有點疼，她皺著眉道：「竹苓，妳給我揉揉。」

那一跤真的摔得挺重的，撞到石頭上，腦袋中央鼓起了個包，還流過血，被竹苓碰到，她疼得叫喚起來。

「大夫說要多休息，腫慢慢就消了。」竹苓收回手，扶住她的胳膊，「姑娘，光靠揉是揉不好的，還是早些回去躺著，奴婢給您念故事聽。」

裴玉嬌學字學得不好，祖母、父親裴臻都不捨得責備，故而即便是去女夫子那裏，也只是玩，看書不得法門，還得竹苓跟澤蘭講解，她才聽得懂。

然而嫁給司徒修之後，她的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，他得空就檢查課業，寫錯字要打手心，寫不好要打，不明其意也要打，這麼三年下來，如今也有幾分功夫。

裴玉嬌微微一歎，「我自己看書吧。」

竹苓驚訝。

「咱們沿著園子回去。」裴玉嬌當先走了。

初冬蕭索，萬花凋零。原先她愛坐的秋千尚在花木中掛著，上面落著兩片枯葉，被風一吹，好像蝴蝶般飛起來。

她忍不住笑了，雖然還是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重生，可這樣真好啊，站在陽光裏，她心中生出無限喜悅。

她變小了，能說能動，還能看到祖母、看到家人，真好呀！

她高興的坐到秋千上，跟竹苓道：「妳推一推。」

「姑娘，風大，咱們回去吧。」可竹苓實在怕她著涼，哄道：「過兩天傷好了咱們再出來，奴婢推您玩一天都沒什麼。」

澤蘭也勸。

裴玉嬌嘴角翹著，兩個梨渦露出來，大大的眼睛忽閃忽閃，撒嬌道：「就玩一下好不好？」

竹苓的心立馬軟了，哪裏能拒絕，手不由自主放在繩索上，「姑娘可抓好了。」

接著用力一推，秋千直往上蕩去。

棉裙在空中飄起來，裴玉嬌咯咯地笑，搖著兩隻小腳，別提多歡快。

待她從秋千上下來，三人便準備回去。

路過西邊的海棠樹叢，裏面突然走出來一人，穿著天青色的棉袍，頭戴同色方巾，眉清目秀，滿滿的書卷氣。

裴玉嬌認識他，他是裴家的遠房親戚，來京趕考借住在侯府，和善溫柔，是個討人喜歡的哥哥。侯爺夫人本是準備將她嫁給他的，誰想到後來一道聖旨，她被皇上指給司徒修。

裴玉嬌嫣然而笑，「孟表哥！」她五官與生母十分相像，精緻無比，這一笑，直如滿樹桃花綻放般穠麗。

孟楨看得發愣，都說裴家大姑娘不通人事，可她這樣的表情，分明跟正常的小姑娘一樣，叫男人動心。回過神，他彬彬有禮道：「玉嬌表妹，聽說妳摔傷，我還在擔心呢，沒想到妳竟會出門，可是好了？」

裴玉嬌道：「沒好呢，頭上還疼著，只是急著去看祖母才出門。」說著目光落在他手上，驚歎一聲，「這松鼠好可愛啊，是你刻的嗎？」

孟楨有一手好雕工，師從他祖父，手裏這隻松鼠胖乎乎的，憨態可掬。

「閒來無事，隨手之作。」他遞給裴玉嬌，「妳喜歡的話，送給妳吧。」

她下意識伸手去拿，可瞬間想起自己做王妃之後，有時會有人奉承，送些漂亮的東西，她心動忍不住收下，結果惹怒司徒修，說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，又問她做了什麼功勞，敢拿別人的東西？而後強迫她親自送回去。

那時真丟人啊！

裴玉嬌歎氣，現在想想，還是有幾分道理的，哪怕只是小東西，不是自己的便不該拿。

她腦袋轉得慢，想這麼個事兒竟是好一會兒。

孟楨看她定定的，又覺得像個傻子，但樣子長得好，凝然不動，睫毛忽閃忽閃，滿滿的嬌憨。

竹苓攔著道：「咱們姑娘不能要，還請孟公子收回吧。」

然而裴玉嬌名聲在外，不知道這些道理，想做什麼，下人攔不住，故而孟楨並不

理會竹苓。

可裴玉嬌也跟著道：「嗯，我不能要，無功不受祿，你刻這個東西肯定很累，我不能白白拿了。」

孟楨驚訝，眼睜睜地看她走了。他沒有想到裴玉嬌會拒絕，剛才她分明很喜歡這個松鼠，可能是因為害羞？他想起上個月在園子裏遇到裴玉嬌，她坐在秋千上，一邊玩一邊吃東西，那日陽光落在身上，白玉無瑕。

這樣的姑娘，就算傻點又有什麼？一張白紙，正好任人塗抹。反正他也不怕丟臉，孟家破落之後，他寄人籬下，若是娶了裴玉嬌，嫁妝豐厚，人又漂亮，沒什麼好可惜的。

他把木松鼠放回袖子，望一眼她的背影，轉身而去。

走得一趟，裴玉嬌累了，任由丫鬟替她脫了外衣，換上乾淨的棉襖。

澤蘭在耳邊嘀咕，「那孟公子也是，當姑娘是什麼呢，竟然敢送東西。」雖然姑娘傻，可也是十五歲的人兒了。她的目光往裴玉嬌胸口瞄，鼓鼓的，比誰發育得都好，這副身段怎麼能算孩子，「若是沈公子倒也罷了。」她想起那年輕公子，臉孔發燙。

男兒玉樹臨風、俊雅無雙的，世間少有，如此公子，縱被人說私相授受，毫無規矩，她也願意接受他送的東西。

可這話竹苓不贊同，「誰送的姑娘都不能要，再說，沈公子何等人物，豈會送，未免玷汙他的風采。」

澤蘭笑道：「什麼玷汙不玷汙，他還扶姑娘起來呢。」

裴玉嬌昨日被人一推，踉踉蹌蹌往前跌了好幾步，無暇分心去看沈夢容，一頭栽在他腳邊，這是她最丟臉的時候，為這事兒，上輩子後來就算再聽到沈夢容的名字，她也沒生過要看的心，最後竟是從不曾見過。

別人都說他生得俊，倒不知比起司徒修又如何？不過不管能否比得上，沈夢容為人肯定比他和善，至少願意扶她起來。若她在王府摔倒，司徒修定會板著臉訓斥她連路都不會走。

所以他教了她那麼多又如何？她不喜歡他的冷、他的專制，她雖然是個傻姑娘，可誰不希望相公疼自己呢。

裴玉嬌咬了咬嘴唇，再不想這惡夫君了，叫澤蘭拿書過來。

兩個丫鬟都感到奇怪。

澤蘭只當笑話看，畢竟姑娘笨，從來不會自個兒看書，卻沒想到裴玉嬌看得津津有味。

眼見兩人呆了一般，裴玉嬌忽然意識到自己好像有點魯莽，因為在所有人眼裏，她還是上輩子的那個自己，不應該懂這些，以後祖母問起來，她怎麼答？是司徒修教的？祖母定會受到驚嚇。

這種事，不用說她也本能的覺得不對。想了又想，她假裝不會看，把書又給竹苓，

「妳來念，我、我後面不認識了。」

她們這才覺得正常，而竹苓則念給她聽。

裴玉嬌認真道：「等我傷好了，我要跟夫子好好學，妳們給我準備好筆墨紙硯什麼的，到時早點喊我起來。」她頓一頓，又添一句，「我不能總叫人替我擔心，學好了，祖父、祖母都高興，還有爹爹，爹爹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

姑娘有些懂事了，竹苓當然欣慰，不過不知老爺何時回來，也不知會不會吃敗仗，可姑娘這副興致勃勃的模樣，她卻不好澆冷水。

唯有裴玉嬌明白，裴臻有勇有謀，便是暫落下風，也終會旗開得勝，成為京都人心中的大英雄。

到時候可威風了，皇上賞下黃金萬兩，還有一對良駒，爹爹帶她騎大馬，十分快意。她掰著手指頭開始數日子，只等著裴臻回來。

第二章 寺廟求籤巧遇前夫

侯爺夫人這幾日心神不寧，眼瞅著要過年，大兒子那裏還不曾有好消息，生怕戰事不利，她有心祈福，可最近身子不太舒服，便再三叮囑馬氏，必得多進些香火。馬氏笑著點頭，「兒媳本也要去，只是為另一樁事，想讓嬌兒去求個籤，明年都十六歲了，我這做孀孀的心裏焦急。」

侯府大夫人一早去世，侯爺夫人年邁，多數的事都是馬氏打理，而姑娘嫁人涉及兩個家族，馬氏時常代侯爺夫人應酬眾家。夫人間都有默契，走動時，有兒子的會暗自相著未來兒媳。

成親有長幼之序，東平侯府可不得先把裴玉嬌嫁出去？馬氏也是為難，與人提起這事兒，她沒有底氣。

侯爺夫人並沒有責備，誰叫裴玉嬌天生少一竅呢，嫁不出去不是馬氏的罪過。沉吟一聲，她道：「求個籤也好，只不過不用勉強，倒是周家那兒，上回送了香梨，周夫人竟立刻回送十幾匹錦緞，有些見外。」

馬氏一愣，遲疑道：「會不會只是周夫人客氣？」

這周家，也就是曹國公府，兩家來往已久，裴玉英與周家長子周繹郎才女貌，青梅竹馬，眾人都有默認的意思，來年不定要結親的。中途生此變化，莫非周家覺得裴臻無望？還是……

聽聞周家最近與許家過從甚密，許家大姑奶奶乃貴妃，為皇上育有一子一女，兒子司徒璟早早被封為懷王，自打太子被廢之後，頗得重用，常在戶部行走，為皇上分憂解難。

馬氏在袖中不由自主捏緊帕子。假使裴臻戰敗，聲勢必是一落千丈，侯爺往年南征北討，身體不堪重負，前幾年已致仕；相公裴統中規中矩，皇上提起他，稱無乃父之威，因此裴家所有榮辱都寄於裴臻一身。

她眉頭皺了皺，「母親，過幾日不如請周家一敘？」總歸要探個清楚。

侯爺夫人答應了。

雖是進香祈福，也得選吉日，因此選定日子後她們才準備出門。

待到吉日當天，出去前，幾人先去上房告別。

侯爺夫人叫裴玉嬌上來，瞧瞧她的花苞頭，叮囑道：「等會兒跟著去，各處都小心點兒，別再凍著、摔著了。」又叮囑丫鬟看好人。

知道是要為父親祈福，裴玉嬌點點頭，「知道了，祖母，不過爹爹肯定能得勝回來的！」

看她滿滿的自信，侯爺夫人笑著道：「得承嬌兒吉言了。」

跟在馬氏身後，她們一眾女眷依次去垂花門坐馬車。

京都最叫人信服的寺廟乃明光寺，百年歷史，在風雨飄搖中久立不倒，歷代皇帝登基都令住持大鑄神佛金身，每日香客來來往往，甚是熱鬧。

不過比起風景秀麗的春夏，冬日人潮到底少了一些。

在車裏，裴玉嬌依著裴玉英坐，裴玉畫與她們離了一段距離。三人雖是姊妹，可有大房、二房之分，總歸不如一家親密，且裴玉英向來不喜裴玉畫，雖然上次裴玉嬌說是意外，可她心裏仍還藏著刺，畢竟裴玉畫當時就在旁邊，竟不幫著照看一下。

可惜那天她與沈家姑娘談笑風生，沒注意到她們，也怪姊姊傻，什麼人的話都聽，不然豈會跟著走。

眼下只見這癡傻的姊姊懷裏揣著一包蜜餞，小嘴慢慢蠕動，裴玉英更著惱，劈手搶下來道：「別吃了，大人牙齒也一樣會蛀的，我常與竹苓、澤蘭說，怎得還盡顧著讓妳吃？我瞧瞧，可是還藏肉乾了？」說著便伸手搜她腰間荷包，果見有新鮮做好的鹿肉脯。

裴玉嬌自小就愛吃，實在是她那時學習的時候少，不吃點東西如何消磨時日？所以後來哪怕去了王府，習慣還是沒改。

見東西都被搶了，她可憐兮兮地道：「不吃也沒個事情做。」

「我可以教妳背詩書，」裴玉英握著她的小手，「咱們女兒家不能樣樣都不會，雖不要妳四書五經讀通，可與夫人、姑娘們一處，玩樂時吟兩句，便能叫人看出不同來，嬌兒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裴玉英聲音溫柔中透著嚴肅，稱裴玉嬌嬌兒，只當她是孩子。

瞧著妹妹秀美的臉，裴玉嬌猶記得嫁人時，裴玉英摟著她哭，可憐她傻卻要入王府，入那等虎狼之地，生怕她應付不來，怕她受傷。她心頭忽地一澀，想哄妹妹高興，微笑道：「我背首詩出來，妳便把吃的還我好不好？」

裴玉英驚訝又不信，「好，只不許念早前就會的〈靜夜思〉。」那詩三、四歲小孩都能背，裴玉嬌一直只拿那首哄家人高興，可哪裏能背一輩子呢？

裴玉英外表嬌美，生性卻精明潑辣，若不是父親、祖母護著大姊，她一早就要使力調教這傻大姊的。

裴玉嬌黑曜石般的眼珠子一轉，朗聲道：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實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她一字不差的背出來，還十分流暢。

這下不只裴玉英大為震驚，裴玉畫甚至跳起來，腦袋碰到了車壁，指著裴玉嬌道：「妳何時會的？」

「偷偷背的。」裴玉嬌見兩位妹妹嚇到了，咧嘴一笑，伸出兩隻手道：「背了三天。」

上輩子在王府背的，為這，手心沒少被打。

裴玉英把吃的還給她，想到姊姊最近跟夫子學習是比以前乖了，她歡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沒想到妳終於知道用心了，下回再背些別的，這樣外面那些……」那些人再不會說她傻。

裴玉嬌點點頭，把一個蜜餞塞到裴玉英嘴裏。

兩人十分親密，裴玉畫看得不舒服，撇嘴道：「光會背詩有什麼用？別人豈會只看這些。」她目光投向裴玉英，挑眉道：「我前幾日聽母親說，周家夫人啊，連雪梨都不肯收，咱們送過去，那邊就回了緞子，哎，周家哥哥好似也好久都沒來了。」

裴玉英心頭一沉。

她跟周繹情誼相投，兩家雖未挑明，可互相都知，周繹去年還送給她一支簪子，年輕男兒滿臉羞澀，輕聲在耳邊說喜歡她。

那一刻，她心跳得好像擂鼓，差點沒留意叫他奪了吻。

自那以後，他便經常來，什麼藉口都使，只為得空看她一眼。可現在確實是許久不來侯府了，難道變心了？

眼見她強自鎮定，裴玉畫撇了撇嘴。

平日裏再如何派頭十足，一身嬌貴，終究也不過是個沒娘的，父親又在打仗，不知輸贏，上頭還有個傻姊姊，雖說是大房姑娘，可比起她這二房的一點不占上風，周家便是不要她，她又有什麼辦法。裴玉畫轉過頭看向窗外。

因這一齣，車廂裏的氣氛立時冷了。

女兒家的心都是海底針，裴玉嬌也不知如何做妹妹才會開心，她只知道妹妹沒嫁成周繹，而是嫁與徐家公子徐涵。

徐涵是皇上欽點的探花，她依稀記得，好像是他來家中時，妹妹打扮得美麗非凡，叫他一見傾心。可他也不是好人，她後來聽澤蘭說，他一知道妹妹不能生育，就急著納了好幾房美妾，妹妹卻從來不曾訴苦，倒是周繹……有次他跟徐涵打架，鬧得很厲害，弄得司徒修都知道了，還問起她，才知周繹是一直關心著妹妹的。可是為何他們沒有成親呢？

裴玉嬌弄不明白，她想了想，把鹿肉脯撕一塊給妹妹吃，溫聲道：「周哥哥不來，許是家中有事，指不定明兒就來了呢。」是在安慰她。

裴玉英衝她笑笑，「嬌兒說得對。」可她如何能心靜，那麼多年的感情，她不希望他真的變心。

到得明光寺，眾位女眷一一下來，馬氏領著她們去進香。

濃烈的香火味直撲入鼻中，裴玉嬌跪在蒲團上，雙手合十，一是求菩薩保佑祖父、祖母身體健康，二是求妹妹能嫁個良婿，三是……她反覆思量，爹爹在仕途上沒

有不好的，好像不缺什麼，剛才二孀說，讓她自己求個良緣……

不知許三個願的話，會不會要求太多，菩薩忙不過來？她嘴裏念念有詞，請菩薩先全了前兩個，至於自己，總歸容易，不嫁司徒修這樣的凶相公就行了。

她拜完，拿起籤筒一甩，掉出一籤文——一日赴東升，二日水中明，春風和氣暖，祿馬進門庭。

看字眼，意思好像挺好的呢。

她高高興興地拿起籤文往外走，誰料剛把腳跨出門外，就見前方立著一位年輕公子，身穿白狐裘，長身玉立，雍容華貴。

因他出現，周遭的萬物好似都淡了，化為模糊的背景，唯他存於紅塵中，遺世而獨立。

裴玉嬌心口如遭重擊。她應是怕他的，然而卻一步也逃不走，好像被釘子釘在地上一樣，眼睜睜看他一步步走過來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司徒修也正看著她，眼中似有流光閃過。

一別經年，上輩子他受命赴山西平亂，得勝而歸，回到王府，卻得知她半個月前就去世了。如今他死而復生，此番前來，只為一償心願，再見她一面。

雖然她並不是那個嫁與他、由他親手教導好的姑娘，但也聊勝於無。

司徒修朝著她筆直地走過去。

裴玉嬌嚇得恨不得後退，恍惚間想起他拿著戒尺打她手心，或是叫她趴在床上打她屁股，一樁樁事情、一頓頓訓斥，反覆地在她腦中翻湧，她的腿突然軟了，跌坐在地上。

眾人紛紛看過來。

竹苓連忙把裴玉嬌拉起，悄聲道：「姑娘怎麼了，突然崴到腳嗎，好好的怎麼摔了？」

而一旁的澤蘭呆若木雞，目光直直落在司徒修臉上。她原以為沈夢容已經夠出眾了，可現在這一個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比起沈夢容的俊雅，此人絲毫不差，且氣質清貴，簡直就像是從天上下來的謫仙！澤蘭的心怦怦直跳。

裴玉嬌一起來就往旁邊的裴玉英那兒走，拉著她袖子低聲道：「妹妹，我、我求到籤文了，咱們快些走吧！」

裴玉英對姊姊總是失儀已經麻木了，伸手扶一扶額道：「怎麼這麼急呢，姊姊，妳路要好好走，籤文呢？」

「籤文……」裴玉嬌一看，手中的籤文沒了，往地上看去，發現就掉在剛才跌坐的地方，她隨即叫竹苓去拿，可被司徒修搶了先。

他讓隨從撿起，一掃眼，只見上有四行字，「一日赴東升，二日水中明……」

她求的，莫非是姻緣籤？

他側頭看向裴玉嬌。

小姑娘剛剛為誠心求菩薩，帷帽摘了下來，露出粉妝玉琢般的小臉，此刻因慌張染上桃紅，更添幾分明豔。

她轉過頭，只管拉著裴玉英走，連籤文都不敢要。

司徒修想起那天她嫁給自己，天真無邪，一點兒也不知道害怕，但卻有自知之明，說他不得父寵，才娶了她那麼笨的姑娘，明亮的眼睛裏竟滿是同情之意。

天下誰人都知道的道理，沒人敢當他的面明說，她果真是傻。他看著她漂亮的臉蛋，心想不管如何，父皇並不算絕情，女子重貌，她傻歸傻，身材、樣貌卻少有人能及，他不負皇恩，當晚就要了她。

也是那天，他看到她哭，梨花帶雨般楚楚可憐，第二天更是躲著不見他，恍若被傷害過的小貓兒一樣。

丫鬟們四處搜尋，後來在房中的木箱裏找到她，將她帶到面前。

她雙手抱住胸口，滿臉驚恐，好像生怕他再脫她衣服，就像剛才……

他眉頭一挑。

等等，好像有哪裏不對……她不該怕他！

他是重獲新生，自然認識裴玉嬌，可裴玉嬌還未認識他，怎會怕他呢？他這樣的容貌，不說姑娘們個個為之神魂顛倒，卻也絕對不會避之唯恐不及，再說，依照她原先單純的性子，定會問他要回籤文的。

司徒修訝然的轉過身。

可裴玉嬌早就嚇得逃走了，拉扯著裴玉英的胳膊，一個勁兒的往山下去。

裴玉英被她弄得一頭霧水，「姊姊怎麼了？咱們才來，籤是求了，可還未解，再說，便是要回去，還得等二孀跟三妹呢。」

二孀領著三妹去給她去逝的外祖點長明燈，與她們方向不同。她直覺姊姊不正常，回想了一下剛才那男子的驚豔現身，遲疑道：「妳莫非認識那公子？」

「啊？」裴玉嬌怔住了。她上輩子是認識司徒修，可現在不是上輩子啊，為什麼她要逃？司徒修應該也不認識她。

感覺到自己做了傻事，她訥訥地道：「不、不認識，我……」大概是因為突然見到他，有些詫異，畢竟記憶裏，她嫁給司徒修時方與他第一次相見，如今提前了三年，她如何不驚，再加上司徒修積威甚重，她才會第一時間就想著逃走。

見她垂著頭說不清楚，裴玉英除了歎氣還能說什麼？反正她也習慣了，遂拉起裴玉嬌的手道：「我也抽了籤文，妳陪我去解籤。」

裴玉嬌點點頭，把帷帽戴起來。

再次走到廟前，她偷偷四處張望，只見司徒修好像不在了，頓時鬆了口氣。

兩人去解籤，卻聽聞身後突然傳來一聲笑——

「好巧啊，裴二姑娘。」

裴玉英轉頭一看，卻是許家姑娘許黛眉。

許家因出了個貴妃，早年被封長興侯，長興侯夫人常氏一連生了三個兒子，最後方得了個女兒許黛眉，寵得跟什麼似的，恨不得將天上的月亮、星星都摘下來給她，養成了她嬌慣的性子。後又因太子被廢，許家水漲船高，許黛眉在京都更是橫著走，貴女圈裏，眾多姑娘附庸，什麼都讓著她，可裴玉英不曾。

裴玉英也頗傲氣，容貌出眾不說，琴棋書畫無有不精的，且還能幹、有主見，自然看不慣別人討好許黛眉，且後來又發生了一樁事，更是讓兩人之間的矛盾加深。

起因是在長公主府舉辦的茶詩會。

裴玉英撞見許黛眉欺辱胡家一位姑娘，瞧不過眼出手相助，兩人就此結仇，後來再見面更是話都不說。

今日她竟然主動打招呼，裴玉英挑眉道：「確實巧，但我要去解籤，先行一步。」

「急什麼呀。」許黛眉笑道：「咱們許久不見，不敘敘舊？」她一邊說，一邊把玩腰間的玉佩。

裴玉英目光隨之而動，等到看清楚這玉佩的模樣時，她整個人怔住了。

這玉佩乃羊脂玉所刻，大約三寸長，雕著隻貔貅，要說這種圖樣，實在普通，因多數公子哥兒佩戴的都是瑞獸。可這塊的左下角是有道裂紋的，這裂紋是她親手所致，不慎摔壞，然而周繹一點都不怪責，還喜孜孜的每日戴著，說這玉佩如今是獨一無二。

但這獨一無二的東西，現在卻戴在許黛眉的腰間。

眼淚一下子湧上來，差點流出眼眶，可自尊絕不允許裴玉英哭，她迅速的轉過頭，

「我與妳無話可說。」她拉住裴玉嬌的手快步走了。

她的力道有點大，裴玉嬌被握得有點疼，奇怪的抬頭看了妹妹一眼，發現她的眼睛微微發紅，「妹妹……」她柔聲問：「妳怎麼了？妳要哭了？」為什麼呢？

裴玉嬌並不瞭解玉佩的事情，她上輩子只知吃喝玩樂，明知自己笨，卻也那樣天真的活著，只到死時方明白，人呀，說死就死，死了就會與親人徹底分別，然而她這樣的人竟也有死而復生的機會，這回她定要好好的關心家人。

她搖著裴玉英的手。

裴玉英拿帕子擦拭一下眼睛，勉強笑道：「沒什麼，是有灰塵進去了。」

聽起來好像在騙人，裴玉嬌歪頭瞧她，「有什麼事，妹妹可以告訴我，我也能給妳出出主意。」

這樣的話自她口中說出，簡直讓人震驚。

裴玉英心頭一喜，捧起她的臉，「嬌兒，妳也會說這些！」

「嗯，我好歹也有腦袋的。」裴玉嬌道：「我看出妳不高興了。」

「可妳幫不了我。」裴玉英歎口氣，「妳幫得了，我自然會告訴妳，可現在又何必叫妳煩心呢。」

她終於明白，周繹為何不來侯府。

許黛眉看著她的背影，嘴角不屑的一撇。裴玉英仗著父親神勇，驕傲自大，可如今東平侯府的處境實在算不得好，即便裴臻凱旋而歸，也比不上他們長興侯府，聰明如周繹，當然知道該怎麼選。

想起那個年輕男子，她臉頰微紅。

周繹的容貌雖不是數一數二，但長於曹國公府，又是嫡長子，氣度不凡，擅長騎射，十八歲便已經做了副指揮使，五百兵馬供他驅使，調度得當，常得皇上誇獎，這樣的男人，何必讓給裴玉英，反正兩家也有結親的意思，她對周繹很滿意。

今日就先讓裴玉英嘗嘗失敗的滋味吧，等到將來她跟周繹成親，裴玉英還有得哭呢！

她得意的走往裏面進香。

裴玉英卻沒有興致再解籤了，在廟中客房等馬氏與裴玉畫，之後便坐馬車回家。兩姊妹都靜默不語，裴玉畫奇怪了，想起一事，嘲笑道：「剛才看到那許黛眉，還是一副『天下我最美』的噁心樣兒，呸！不知道怎麼會有人愛捧她的臭腳，我看著就煩，妳們瞧見她沒有？」

在厭惡許黛眉這一點上，她們姊妹都有共識。

裴玉英沒說話。

裴玉嬌道：「在門口遇到了。」

「哦。」裴玉畫又瞧了一眼裴玉英，看她蔫蔫的，很不適應。她戳戳裴玉嬌的胳膊，努嘴道：「她怎麼回事兒？」

裴玉嬌搖頭，「我也不知，遇到許姑娘之後就這樣了。」

裴玉畫疑惑地道：「啊？難道被她欺負不成？」而後挑起眉，「二姊姊，妳怎麼能屈服於她！她算什麼東西，長得沒妳漂亮，才華也不如妳，不就仗著她姑姑是貴妃嘛，她根本是草包，就是咱們大姊，拿出去都比她出彩！」

裴玉嬌驚喜道：「真的嗎，我比她厲害？」

裴玉畫看她認真地詢問，抽了下嘴角，敷衍道：「是。」

裴玉嬌頓時喜笑顏開。

見著姊姊高興，又聽三妹那麼誇獎她，裴玉英的心情好了一點兒，淡淡道：「她欺負不了我，是因別的事情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裴玉畫好奇地問。

「妳不用知道。」裴玉英道：「我自己能解決。」

裴玉畫哼了一聲，「隨便吧，我本來也不想聽！」

兩個人又互相不理會了。

裴玉嬌想破了腦袋也不明白她們怎麼那麼善變，果然是女人心，海底針。

從明光寺回來，侯爺夫人問起籤文如何。

因馬氏不知，裴玉英回道：「沒去解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侯爺夫人詢問。

這兩姊妹，一個是為司徒修，一個是為許黛眉，耽誤了正事。

裴玉英連忙道：「籤文都是好的，大姊那籤，我問過竹苓，是上好的籤，我那支也不錯，便是不解，亦能知曉大概的意思。」她把籤文念給侯爺夫人聽。

侯爺夫人點點頭。

馬氏笑咪咪地道：「籤文好就行了，有時候解籤的大師還不是喜歡信口胡說，咱們心裏有數就行。我看玉嬌自打摔了一跤後，倒比以前伶俐可愛，明年定會有樁好姻緣。」

這話侯爺夫人愛聽，她馬上道：「嬌兒是比以前聽話，夫子都誇她刻苦呢，還會看書背詩了！」

裴玉嬌倚在她旁邊，笑得眉眼都彎起來。

以往她不知道學這些有什麼用，現今看到眾人都誇她，她發現好處還是很多的，一來家人都高興，二來顯得她聰明些，與眾家夫人、姑娘來往的話，不用怕太過丟臉。

幾人說了一會兒，二房的公子裴應鴻、裴應麟從書院回來了，兄弟兩個，一個十五歲，一個十歲，都是秀才。

馬氏見到兒子們，關切道：「外面冷，你們怎麼才穿這麼點兒？」又訓斥隨從，「怎麼服侍哥兒的，自己倒知道穿得厚實！」

裴應鴻忙道：「娘，咱們剛才在外面打了會兒馬球，通身是汗，所以才穿得少些。」

裴應麟則笑道：「還去喝了酒……」

侯爺裴孟堅原是話少，聽到這句，眉頭一皺，大聲訓斥道：「你們才幾歲呢，竟然去喝酒！跟誰去喝的，這馬球又是跟誰玩的？書院裏的夫子何時如此縱容你們了！」

裴應麟年紀小，被嚇得話也不敢說，低垂著頭。

「回祖父，今兒夫子下學的早，咱們本是要回家的，路上遇到幾位同窗邀咱們一起去打馬球，孫兒覺得放鬆一下沒什麼，後來才發現竟是去薛家。原來薛公子常同他們一處玩，聽說有時還有官員、小吏也去。」裴應鴻口齒伶俐，「半途薛公子使人端些酒菜來，隨便喝了點兒，還望祖父恕罪。」

他們裴家雖是侯爵，子孫皆有庇蔭，可為防目不識丁，裴家子孫幼時除了舞刀弄劍，仍是要念書的，秀才也得考，故而這般年紀，裴應鴻、裴應麟會上書院，等裴應麟到十八、二十歲，便要謀職了。

聽到孫子的回答，裴孟堅眉頭皺得更緊。

薛家乃三王爺晉王司徒熠的岳家，這薛景元是司徒熠的妻舅，最愛四處結友，沒想到現在手還伸到各大書院去了。

這是在為司徒熠培養後盾呢！

「以後不可再去。」裴孟堅嚴厲地道：「不然休怪我嚴懲！」

「是。」兄弟兩個雖然覺得奇怪，只是打個馬球玩玩，祖父竟然動怒，但也都恭敬的聽從。

小輩們從上房出來，裴應鴻從袖子裏拿出個玉兔兒給裴玉嬌，「嬌妹妹，送妳的。」

雖然在姑娘中裴玉嬌最大，但裴應鴻卻比裴玉嬌大了三個月，是她的哥哥。

見到小兔兒，裴玉嬌高興壞了，因為上輩子她指認裴玉畫那事，惹得裴應鴻動怒，他不信親妹妹那麼壞，後來與裴玉嬌形同陌路。她激動的在袖子裏一陣摸索，掏出塊桃酥餅遞給他，「給你吃，我從明光寺帶回來的。」

他們這種捐獻了大量香火的香客，寺廟當然會準備點心。

看她眼睛一閃一閃的，好像天空的星子，裴應鴻噗嗤一聲笑了。他這大妹啊，真是隨時隨地都能從身上摸出吃食。

他接過來咬了一口，摸摸她的腦袋，「挺好吃的，這兔兒妳收好了，特別像妳，還有，別讓玉畫知道，不然她非得纏著我也買一個。」

比起自己任性的親妹妹，裴應鴻更喜歡單純的大妹。

裴玉嬌點點頭，拿著玉兔兒歡歡喜喜地回去了。

第三章 周家勢利壞兒女情

過得幾日，照著兩老的意思，馬氏給周家發了請帖。

一大清早裴玉嬌就起來了，竹苓跟澤蘭給她打扮一番，去了上房那兒。

侯爺、侯爺夫人正在與周家夫人寒暄。

曹國公府的兩老陸續去世，如今是周老爺當家，他是獨子，換句話說，周夫人便是曹國公府唯一的主母了，很多事都是由她來決定，此番裴家相請，她心知肚明，必是因為結親的事情，然而現在局勢不同，結果當然也不同。

眼見周夫人客氣，兩老也有些明白了。

侯爺夫人微怒，卻依舊淡淡笑道：「可惜妳婆婆去得早，我現今想起她都心痛！咱們兩家幾十年交情，當年老國公爺與侯爺在大同並肩抵禦外夷，戰場情深，不亞於同胞兄弟。皇上賞賜下來，一家一方玉如意，都是成對的。」她指指檀木答案，「現在還在上頭擺著。」

周老爺不免羞愧，「您說得對，咱們兩家情意長……」

周夫人輕咳一聲，「老夫人您委實念舊，與婆婆一樣，故而裴家有事，公公、婆婆都鼎力相助。」這是在提十年前的舊情。

侯爺夫人眉頭一挑，周夫人的意思是周家並不欠裴家。

兩人綿裏藏針，裴玉英已經聽出意思，心只往下沉。原來不只周繹變心，周夫人也不贊同這門親事，既然如此，還有什麼好說的。她冷著臉，看都沒有看對面的周繹一眼。

周繹卻很著急，恨不得上去與她說話。

此情此景落在裴玉畫眼裏，她原就是聰明人，暗暗一笑，她猜得果真沒錯，周家是嫌棄裴玉英了。

但轉念一想，這也不是那麼好的事情，嫌棄裴玉英，定然也一樣嫌棄她，他們裴家姑娘在京都竟這麼沒有地位了？她眉頭皺起來。

唯獨裴玉嬌累得慌，歪著頭，一會兒聽侯爺夫人說話，一會兒聽周夫人說話，琢磨其中的意思，奈何她們說話隱晦，她聽得模模糊糊，不得其意，但有一點她看出來了，周夫人此番來沒有誇妹妹！

要是以前，她總是會看著妹妹笑，妹妹也會露出差澀的笑容，可現在氣氛好冷。因長輩們有話說，侯爺夫人便命小輩回去。

裴玉嬌見妹妹徑直走了，無奈之下回到屋裏，可著實靜不下心，詢問竹苓，「今兒周夫人到底是來做什麼的？她是不是不喜歡妹妹了？」

竹苓對這種事哪裏敢多嘴。

她猶猶豫豫，澤蘭卻道：「可不是，周夫人擺明不想結親。」

裴玉嬌懵了。

難不成上輩子妹妹沒嫁給周繹，是因為周夫人不同意？

現在澤蘭都看出來了，妹妹肯定也一樣。

「我去瞧瞧她。」她要去安慰裴玉英。

三人往裴玉英所住的院子走。

結果到了，丫鬟告知她們裴玉英不在，說是去園子裏了。

裴玉嬌又去找。

途中，澤蘭眼尖，輕聲道：「姑娘，二姑娘在那兒呢！」她手指向前面。

果然不遠處的假山旁，裴玉英正站著，而在她對面的是周繹。

裴玉嬌剛要發出聲音，卻一下噤了回去。

他們定是有話要說，不便打攪。可她又擔心妹妹，遂悄悄蹲下來，往後面的灌木叢裏一躲。

兩個丫鬟也連忙蹲下。

周繹見朝思暮想的姑娘就在眼前，一雙鳳眼滿是柔情，悄聲道：「英兒，妳別怨我，著實是母親看得緊，我不便來，可是我每天都在想妳。妳且等等，我總有辦法說服母親，妳不要生氣。」

他今日穿了身墨色錦袍，長身玉立，英氣勃勃，是裴玉英理想中的男兒。可想起周夫人疏離的表情，她嘲諷地笑道：「你怎麼勸？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既然周夫人看不上我，我也不癡纏你，咱們以後一刀兩斷！」她轉身就走，態度決絕。周繹上前一步拉住她，「妳怎麼這般急躁？雖說有父母之命，可咱們也不是不能爭取的，只要妳相信我！」他烏黑的眸子裏倒映出她的身影。

兩個人離得那麼近，掌心傳來不重不輕的力度，恰似他的不捨，裴玉英差點心軟，可她下一刻就想起那塊玉佩，冷笑道：「你要我相信你？好，那我問你，你的玉佩呢，為何沒有戴在身上？不是說這是獨一無二，你日日不離身的嗎？」

周繹一怔。

裴玉英看他答不上來，芳心好像被劍刺了一下，汨汨流出鮮血。她微微仰起頭，淡淡道：「在許黛眉那兒，對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周繹眼睛睜大，「我沒有一一」

「你別再騙我了！」裴玉英從他面上看出一絲心虛，她向來不屑男兒家藏藏掖掖，挑眉道：「我親眼瞧見的，你還不承認？」

周繹忙道：「我上次去許家，落在地上，被她撿了。」

「許家？」裴玉英嗤笑道：「你沒事常去她家吧，也罷，我何必要你解釋，我原也不該追問，以後你不要來了！」她掙開他的手。

周繹哪裏肯放，發誓道：「我怎麼會把玉佩給她，妳相信我，這玉佩一一」他急於表白，兩隻手都伸上來摟住她的細腰，嘴唇差點碰到她的臉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裴玉英狠狠搥了他一記耳光。

裴玉嬌瞧見，驚得一下捂住了嘴。

周繹被打懵了，裴玉英趁機脫逃，疾步離開。

裴玉嬌匆忙起身，卻因一直蹲著，突然間竟站不起來，站起來了也是天旋地轉，竹苓忙扶住她。

「快去找妹妹……」裴玉嬌著急，「不不，去找周哥哥……」

澤蘭看她慌張的模樣，笑道：「姑娘到底要去找誰呀？」

「周哥哥！」妹妹在家，隨時都可以找，但是周繹不同。裴玉嬌指著那方向，「快點扶我去！」

兩個丫鬟一左一右架著她。

周繹正滿心憤懣。他那麼緊張裴玉英，急著來與她解釋，可結果如何？她沒有一句聽進去不說，竟然還搨他耳光！

他向來也是自傲慣的，哪裏能忍受這種屈辱，更何況這本就是冤枉。

那天他不小心把玉佩遺失於許家，被許黛眉撿了，他追著她要，她偏偏不肯還，還說誰撿到就是誰的。如今想起來，她巧笑倩兮，淘氣又可愛，一點兒不比裴玉英差。

裴玉英太潑辣了，沒有多少女兒家的嬌媚，還滿身傲氣，他費了多少心思討好她才追到她，可到現在連個吻都沒有得到！姑娘家雖然應該矜持，可搨巴掌也過頭了，他只是想要個嬌嬌柔柔的漂亮小娘子，又不是什麼能幹的大管事！

想到她那些缺點，周繹心想，一直以來他都忍著，畢竟有這些年的感情在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他也不想放棄，然而她竟然不信他，既然如此，他也沒必要再去解釋，看最後到底誰會後悔！

他拂袖走了。

裴玉嬌這時趕上來，叫道：「周哥哥！」

周繹回頭一看，只見個小姑娘快步跑來，頭髮有點散亂，顯見走得急。等到看清是誰，他驚訝地道：「玉嬌？」

兩家以前交往很勤，對於裴玉嬌，他當然熟悉，而且因為裴玉英的關係，他對裴玉嬌也算不錯，當她是小妹妹一樣。

「周哥哥。」裴玉嬌走上來拉住他袖子，焦急道：「剛才妹妹不是故意打你的。」原來她看見了。男人被女人打耳光，實在是丟臉，周繹羞惱，臉色又紅了，淡淡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妹妹是因為……」裴玉嬌剛才聽到玉佩、許黛眉等零星字眼，想了想說道：「我跟妹妹去明光寺，在那裏遇到許姑娘了。」

「哦？」原來如此，難怪她會看到玉佩，周繹心想，許黛眉會戴在身上，可見是真的喜歡他。比起裴玉英，許黛眉情感外露，在第一眼見到他時，便知道眉目傳情。

裴玉嬌繼續道：「不知妹妹因為什麼誤會你，周哥哥，你不要生氣，妹妹她只是、只是很要強。」要強到什麼委屈都藏在心裏。她忽然想起她上輩子只見裴玉英哭過一次，就是自己出嫁那天。

可裴玉英在夫家遇到那些事，哪怕是無法生育，她都沒有哭過。

而她自己呢？有那麼多人庇護著，卻什麼也不懂，一點兒也不曾為別人著想。這麼一想，裴玉嬌有種想哭的衝動。

看她眼睛紅紅的，淚珠在打轉，周繹皺眉，生怕她真的哭了，急於要走，敷衍道：

「確實是場誤會，玉佩是我無意丟失，被許姑娘撿到……玉嬌，這事兒我會解決

的，妳放心。」

聽他承諾，她點點頭，目送他離開，自己則四處亂轉，但心裏卻一點不曾放鬆。她擰著兩道秀眉，坐在園子裏的秋千上。

孟楨從遠處過來，瞧見她，笑道：「玉嬌表妹，這麼冷的天，怎麼不在屋裏待著？」侯爺夫人疼她，一到冬天，那炭不要錢似的往她那兒送，屋內從早到晚溫暖如春。可現在她正擔心著周繹能不能娶妹妹，竟不想回去。

「有什麼是我可以幫忙的？」孟楨語氣溫柔。

裴玉嬌抬眼瞧他，半晌後搖搖頭，「不能與你說。」

他是外人，再說那是妹妹的私事，不好遇到個人就隨便提。

孟楨看她不上鉤，眼睛一轉道：「許是為了二表妹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裴玉嬌吃了一驚。

孟楨借住在侯府，雖不是裴家人，可他八面玲瓏，極善於與人打交道，府中僕役他認識好些，府中事務自然得以窺得一二，那周家本來與裴家交往甚密，但好久未來，這次來一趟，裴玉嬌就有煩惱。

她這樣天真的小姑娘，不是為家人還能為誰？總不至於關心到朝廷大事。

他笑而不答，顯得頗是神祕。

裴玉嬌覺得他聰明極了，可還是忍著不說，只眨著大眼睛看他。

風中卻忽然有股甜味傳來，她鼻子一動，「是蜜餞呀。」

要說她這渾身上下哪兒最靈巧，必是鼻子，總能準確地聞出食物。

孟楨從袖中拿出一盒甜食，「是蜜餞，不過不是普通的蜜餞，這裏頭放了特殊的花蜜，很好吃，妳要不要嘗嘗？」

兩丫鬟看他走近，露出戒備之色。

裴玉嬌有點饞，可她知道不能白拿別人的東西。

見她坐著不動，不曾討要，孟楨有點失望。這小姑娘比想像中難討好得多，個個都說她傻，可他接近了卻發現並不是，她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，而且傳說她是個小饞鬼，也不作準。

可他正要走時，卻聽裴玉嬌道：「我有棗糕，咱們換著吃好不好？」

孟楨笑起來，果真是個饞鬼，「好，換吧。」

裴玉嬌把棗糕遞給他，他把蜜餞給她。

「太多了，」她把蜜餞倒在帕子裏，「我的棗糕很少的。」

以物換物，她覺得挺公平，不算白拿。

孟楨道：「我並不愛吃，妳全拿去吧。」

她搖頭，「不，你肯定花了很多錢的，你……我只要幾顆。」

順著她的目光看向自己身上——一身半舊衣袍，確實落魄。

他自嘲一笑，小姑娘覺得他窮，不肯占他便宜，竟有這等憐憫的心，只是她不知道這種表情表露出來，只會讓人更加難堪。所幸他知她愚鈍，而非刻意諷刺。

「不打緊，妳全吃了吧。」他衝她溫和一笑，飄然而去。

裴玉嬌拿著蜜餞不知道該怎麼辦，跟竹苓說：「妳幫我還給他？」

竹苓還沒說話，澤蘭便道：「他在侯府白吃白住，就算姑娘吃他一盒蜜餞又有什麼。」

比起竹苓，澤蘭刻薄多了。裴玉嬌眉頭皺了皺。

難怪司徒修只打澤蘭，對竹苓卻很好，常賞她東西，命她好好照顧自己。只可惜竹苓年紀大了，後來嫁人生子，不曾有時間再入王府，那次也沒陪她去宮中。當時她被毒蛇咬……想起那滋味，她突然渾身一顫。

為什麼會有毒蛇呢？蛇又為什麼只咬她？她一點也想不明白。許是自己上輩子倒楣，就是那麼短命。

她吃了一塊蜜餞，又香又甜，想到自己原是要嫁給孟楨的，心情頗是複雜，不知這事是好是壞。

不過孟楨總是比司徒修好多了。

她不嫁給司徒修，就不會去宮中賞花，既能活得長點，也能多陪陪家人呢。

吃了幾個，她又想起裴玉英，連忙從秋千上下來。

走到裴玉英住的攏翠院，只見丫鬟們個個都在外面。

她問裴玉英的大丫鬟心蓮，「妹妹呢？」

「在屋裏，不讓奴婢們進去。」

「哦。」裴玉嬌快步走到門口，剛剛站定，便聽到極輕的啜泣聲，輕到如果不仔細聽，根本不知道是在哭。

她定定的立在那，第一次知道妹妹會那樣壓抑的哭，那哭聲好像針尖一樣，一下一下扎在她心裏，她聽著難受，忍不住也哭起來。兩姊妹一個在外面，一個在裏面，哭成了淚人。

裴玉英很快就發現了異狀，她一擦眼睛，用乾啞的嗓子道：「心蓮，是誰？」門一開，裴玉嬌撲入她懷裏。

看見滿臉淚水的姊姊，裴玉英怔住了，「剛才是妳？妳哭什麼？」

「我聽見妳在哭，我也難受。」她揉揉眼睛。

「唉，妳這癡兒！」裴玉英拉她進來，把門關了。

「周哥哥不是騙妳的，妳莫傷心了。」裴玉嬌不忘正事，「妳莫要去嫁給別人。」那徐涵有才華、生得好，就算與沈夢容比，也不遑多讓，故而當年妹妹嫁與他，長輩們都很欣喜，而且一開始夫妻二人也算和睦，但後來不知為何，一日日淡了，知道妹妹不能生育，竟一點也不顧往年恩情，連著納了好幾房妾，惹得父親大怒，差點把徐涵砍了。

可妹妹攔住了，依舊做著徐夫人……

她越想越難過，這輩子絕不能再讓妹妹嫁給徐涵！

裴玉英莫名其妙，「什麼嫁別人？妳什麼時候知道這些事了？」

「姑娘家不都要嫁人？妳跟周哥哥有誤會。」裴玉嬌道：「那玉佩是他不小心掉的。」

裴玉英冷笑道：「他還會利用妳了。」

「不是！」她連忙擺手，「是我去找周哥哥的，我看到你們說話，妳打了周哥哥。」

裴玉英默然。

「不如等周哥哥想想法子。」裴玉嬌道。

「妳懂什麼，」裴玉英轉過身，看向窗外，「又不光是他。」

今日周夫人的勢利也在她心口戳了一刀。

因她早早失去母親，姊姊是愚鈍人，父親又常年在外，令她早慧，也越發堅韌，故而雖是難過，她卻從來沒有想過去求周夫人。

她絕不可能求她！

見裴玉英態度十分決絕，裴玉嬌不敢再勸，可她也不能讓上輩子的事情重演一遍，到底該怎麼做才好？

京都連著下了兩日的雪，在地上厚厚覆蓋了一層，直到今兒早上太陽才露面。

屋簷下的冰凌融化了，滴滴答答的往下滴水。

司徒修手裏拿著裴玉嬌掉的籤文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天下真有此等奇事，他們兩人竟然一起重生？

也許他該去見見她。

「馬毅。」他吩咐貼身隨從，「你派人去盯著裴家。」

裴家大老爺裴臻尚在大同，侯爺又已致仕，上回盯過一次明光寺，馬毅已經覺得很奇怪了，怎麼又要來？正疑惑間，又聽主子緩緩道——

「盯著裴大姑娘的一舉一動。」

馬毅這下更混亂了，京都聰明人不多，可笨的更少，裴家大姑娘就是以傻出名，為什麼主子會在意這麼一個傻姑娘？他感覺腦袋裏像被塞了一團漿糊，完全無法釐清。

「你大概想不明白。」司徒修淡淡地道。

「是，屬下不解。」

「你不需要瞭解，只用照本王說的做。」他一身華服，微微往後靠與太師椅上，言辭間不容置疑。

馬毅肅容，「是。」

外面腳步聲匆匆，賀宗沐進來，撩袍行一禮，把手中的東西遞上來，「姜左寫的手笥，請王爺過目。」

司徒修沒有看，他當然知道寫了什麼。

這是姜左送來的第十一本手笥，當年就是因這本手笥暴露，父皇大怒，不只罰了他，還把裴玉嬌指給他當王妃，令他成為京都笑柄。可當時裴臻卻是赫赫有名的大將軍，成為他岳父，榮辱與共。

故而這道聖旨，細細想來，令人不解。

果真聖心難測！

司徒修閉目沉思片刻，「叫姜左辭了職務，離開京都。」

「王爺！」賀宗沐大驚，因這姜左乃司徒修的得力心腹，這些年不知道掌控了多

少官員的祕密，正留待日後重用，假使讓他放手，豈不是白白浪費多年功夫？他難以理解，懇求道：「還請王爺三思。」

司徒修淡淡地道：「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，姜左已不安全，我亦不想將來授人把柄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賀宗沐睜大眼睛。

「去吧。」他不肯再解釋。

賀宗沐無奈之下只得聽命。

司徒修把手笥燒了。

該記的，他早已記住，不該記的，他暫時也不會記得。

Crescent